

##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 又闻桂花香

◇高德领

北宋临汝窑青瓷碗：

## 不可多得的青瓷佳作

中国瓷器从产生之初到成熟阶段，一直秉承“青色”的装饰基调。青瓷，在璀璨的瓷文化历史中，溯源传承3000年，可谓“瓷中之母”。

宋代青瓷，映照出中国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塑造着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承载着历代文学的至美之誉，以其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艺术风格与时代审美，汇成瓷器工艺与古人精神的完美结晶。

平顶山宋代窑口众多，以烧制青瓷享誉全国。以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窑为代表的窑口，是北方青瓷的生产中心，这一时期的陶瓷工艺代表着北宋青瓷的烧制水平。

据汝瓷研究会会长李浩中介绍，北宋时期的汝州以烧制青瓷器名扬天下，其中宫廷烧制的青瓷器为天青色，在宋代五大名瓷中有“汝窑为魁”之说。同时，汝州地区也有很多民窑口烧制青瓷，如严和店窑、大峪东沟窑等。曾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冯先铭先生很早就指出，汝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宫廷烧制的汝官窑，另一部分是以严和店窑口为主的民窑，今天被称为临汝窑口。

目前，正在平顶山博物馆举行的《窑火千年——平顶山地区古陶瓷展》中，就有一件该馆征集来的北宋临汝窑青瓷碗，这是一件不可

多得的青瓷佳作。

据平顶山博物馆展陈部负责人靳花娜介绍，这件北宋临汝窑青瓷碗通高8.2厘米，口径18厘米。瓷碗大口外张，弧腹，小圈足，碗壁内饰有6条突起棱纹。胎色灰白，质地较密，通体施天青色釉，釉层较厚，釉面光亮，青中闪绿，莹润若堆脂。碗底内有深色釉斑，为釉高温后流淌至底部堆积而成，内外布满开片，底部有少量窑粘，是青瓷中的精品。

临汝窑位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始于隋唐，兴盛于宋，历经金、元两代，以烧造民用耀州窑系印花青瓷、钧窑系青瓷为主。烧造器皿主要有碗、盏等，胎稍厚，修坯较草率。釉色多青中闪绿，釉层稍厚，气泡较多。装饰工艺有光素无纹、印花等。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也有菊瓣纹、水波游鱼与莲池鸳鸯等，海水纹别具特色。临汝窑所烧青瓷既有汝窑特色，又有钧窑特征。釉色有青绿色釉、月白色釉、天蓝色釉及天蓝底中带紫色斑点等数种，釉质纯粹，色泽滋润。

临汝窑是宋、元时期重要的民间窑窑，已发现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东沟、陈沟、岗窑、石板河、桃木沟、陈家庄、蜈蚣山等遗址。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文/图)



珍藏于平顶山博物馆的北宋临汝窑青瓷碗

## 馆藏 汝瓷里的鹰城

## 节气里的鹰城



## 寒露柿子软如泥

◇梁永刚

乡谚说：立秋核桃白雪梨，寒露柿子软如泥。还有一种说法是，七月小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乡谚是庄稼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是好听得易记、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就像这两句寻常乡谚，生动道出了几种水果的成熟时令，也形象地勾勒出极富画面感的秋实美景。

柿树是粮果兼备的本土树种，也是寓意美好的长寿果树，象征着红红火火、事事如意。旧时吾乡，几乎家家都种，装扮着农家小院的风韵，充盈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鹰城沃野，物产丰饶，若说起哪里的柿树最出名，当属叶县沙河两岸无疑，自古以来，有口皆碑，有乡谚为证：“叶县北，襄县南，汝汝店的大柿园。”

吾乡地处丘陵，早些年，不少村庄或大或小都有一颗柿子园，繁育柿树，全靠嫁接，多用芽接之法，其砧木是漫山遍野的野生软枣树。软枣树是袖珍版的柿树，不仅与柿树枝干花叶高度相似，而且果实的口感也十分接近，只是小一些而已。柿树老朽，不再结果，砍伐木料，锯成案板，一不生虫，二不裂缝，柔韧结实，正反皆用。

祖父在世时，曾给我讲过柿树被老天爷赐封千年寿命的传说。当年老天爷念及古树名木造福众生有功，便根据功业大小，一一赐封树龄，有三百年的，有五百年。因树木繁多，老天爷嫌逐个分封太累，懒省事，说了句“是树一千年”。文武百官都听成了“柿树一千年”，于是，柿树将错就错当上了长寿树。传说归传说，柿树的长寿却是真真切切的，吾乡那些弯腰驼背的老柿树，轻轻松松都有上百年的树龄，有的甚至几百岁。

我家老宅的院子里，正对着堂屋东边的木格窗，有一棵老柿树。临近寒露，秋风一阵紧似一阵，柿树叶于日见稀疏，眼瞅着枝头的柿子由黄变红，祖父围着柿树转了一圈说，该卸柿子了。卸柿子又叫下柿子，也就是把将熟未熟的柿子摘下来。错过时令不卸，一阵大风刮过，熟透的柿子就会从枝头跌落摔碎，白白糟蹋，实在可惜。

吾乡卸柿子之法，不外乎两种，除了用自制夹杆和挠钩采，便是直接爬上树摘。采柿子的夹杆，用细长直溜的竹竿或木棍制成，一头用铁丝弯成钩，套上一个布兜，柿子落下来，刚好掉进兜里。也有人用挠钩，把累累坠坠的树梢拉至近旁，腾出手来采摘。摘下来的柿子，随手扔到树下，落入被人撑开的老粗布被单里，一个个完好无损。有些柿树低矮，枝干却很粗壮，可以爬上树，直接用手摘。即便摘时不慎把树枝折断，也不碍事，按照老辈人的说法，来年枝条发得更粗，柿子结得更大。那时候我年纪小，身量轻，

正是爬树的好时候。不过，祖父从来不让上树摘柿子，生怕摔着磕着。

卸柿子卸到最后，祖父总是特意在高处留上一些柿子。老人家的用意，一是感恩酬谢柿树开花结果的辛苦，二是给麻雀、乌鸦等鸟类留些口粮，不至于大冬天没啥吃。

从树上卸下来的柿子，顶多也就是八分熟，黄中透红，质地坚硬，味道苦涩。按说，最好的脱涩办法就是挂在枝头自然烘。不过，很多人嘴馋，没有耐性，也等不及。为了让涩柿子尽快变成绵软浓甜的美味，乡人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办法。

老日子的村庄里，常见的柿子脱涩之法有二：一是用烟火熏烤“烘”，此法费事麻烦，适用于卖柿饼的专业户。第二种办法是用温水“浸”。浸柿子是吾乡最常见的脱涩之法，不过，只有尚未完全成熟，从里到外脆生生的柿子才能浸。过了时令，柿子虽没熟透，但已经发虚变软，只能烘着吃，不宜做柿饼。

浸柿子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丢水缸里泡，泡上几天，涩味去除大半，啃上一口脆甜。在我幼时，常和伙伴们偷偷快熟的柿子，跑到坑塘或河沟旁，将柿子放入水中，或者埋入泥里，上面压上石块，记上记号，过上几天，变成浸柿，再扒出来吃。顽劣孩童的浸柿之法，吃是次要的，主要是玩。

乡间浸柿子，多使用温水。至于盛装的容器，柿子多了使大瓦缸，少了用小排缸。将柿子洗净后放入缸中，先倒进一些凉水，再倒入一些温水，以没过柿子为宜。浸柿子的水不可过热，否则容易烫破柿皮甚至“烧死”柿子。水太凉也不行，涩味去除不干净，容易“夹生”，口感差不说，吃到肚里还伤胃。为了保持水温，要把缸盖严，必要时用破棉被包住缸口。

正像个头儿的柿子，泡上一天一夜，基本就能脱涩，对于那些个大水重的，时间要久些。若是缸里水温降低了，就抱着麦秸，围在四周，点着后，慢慢给缸加温，等水烧热了，就熄火。如此反复几次，柿子也就浸成了。

当然，口味最好的柿子，还是枝头上自然熟的老柿柿，吾乡俗称“树头烘”。浸柿脆甜，质地坚硬，吃的时候，仔细嚼，慢慢咽，品韵味。烘柿柔软，一兜甜水，不说吃烘柿，而叫喝烘柿。面对薄薄一层外皮，上下牙轻轻一碰，咬破一个小口，用手使劲一挤，黏稠唾吸一吸，软软滑滑、甜甜蜜蜜的汁水流进嘴里，美到心里，透出凉甜的诱惑，带着草木的芬芳，如同三伏天饮上一通井拔凉水，寒冬里喝了几口陈年老酒。

浸柿和烘柿，一个吃、一个喝，看似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感觉。老年人牙口不好，啃不动梨、枣之类的硬水果，唯独爱喝烘柿，由此也衍生出一句歇后语“老婆儿吃柿子——专捡软的捏”。那些挂在树上自然烘熟的柿子，最好喝的当属“老鸱叨”，入口后有一种清冽自然的甘甜气息。老鸱是吾乡对乌鸦的俗称，“老鸱叨”专指那些被喜鹊、乌鸦、麻雀等鸟类叨过的烘柿。老辈人常说，众鸟当中，老鸱的鼻子最尖，一棵树上，哪个柿子味好，它大老远就能闻到，专挑最好吃的下嘴。凡被老鸱叨过之处，烘柿上都会结出一小块黑斑，这也是区别“老鸱叨”和其他烘柿的重要依据。

柿子鲜食最好吃，不过，做成柿饼，换个口感，也别有风味。吾乡坡坡岭岭上柿树少，庄稼人采摘的柿子，仅够自家烘着吃着，没有晒柿饼的习惯。早些年，吾乡庙会或集市上卖的柿饼，大多来自西山，即鲁山西部山区。幼时，我曾跟随母亲去过一趟西山，看望在山区工作的外爷，见过山里人家制作柿饼。红鲜的软柿子，是不能加工成柿饼的，必须用那些刚刚泛黄、将熟未熟的。采摘回去的大筐小篓柿子，用自制的旋刀旋去外皮。手巧的人，眨眼工夫，就把一个柿子旋好了，一长溜柿子皮连在一起，中间不断，令人称奇。筋拽拽的柿子皮，虽是边角废料，却舍不得丢弃，摊在草席上晾晒，等晒成后，吃着劲道耐嚼，后味丝丝甜甜，是山里孩子不错的小零食。

那些被旋去外皮的柿子，或摆在高梁箔上，或扎在捻针刺上，或拴在细麻绳上，晒个四五十天，等到水分减少，半干变软，用手按压成饼状，此道工序谓之“整形”。整形的柿子，收回家中，夜间放到缸里密封起来，白天继续放在日头底下晾晒，这道日晒夜藏的工序叫作“捂霜”。大概十天半月，柿子表面捂出薄薄一层白霜，糯软筋道的柿饼才算晒成。

饥饉岁月，歉收年景，柿子曾经拯救饥民于苦难之中，可謂是劳苦功高的救命果。乡民把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柿子，同刚碾出新小米的谷糠搅拌在一起，轧成柿糠饼，晒干精心贮存。青黄不接的暮春时候，取出柿糠饼，碾成粗粒面，掺入少量水，和成软面团，或在蒸笼里蒸成窝窝头，或在锅沿上炕成锅贴馍，或在鏊子上烙成薄饼馍。若是家境稍微好些，也可以在碾碎的柿糠里掺些杂粮，磨成面，等喝那些能照出人影的稀汤寡水时，搅几勺，放里面，搅成稠糊糊，吃着更耐饥。用柿糠做成的吃食都是果腹保命的粗鄙之物，不过，因为有柿子掺在里面，吃起来倒也黏稠，算得上救荒充饥的好吃食。

今年的桂花晚开了半个月，让人们多了一份期待。据说是天气的原因，气候变暖，夏日的余热过于缠绵，让秋的脚步也显得迟疑。直到国庆节前两天，农历八月眼看就要过完，一缕缕清香终于飘散在空气中。那个属于桂花的季节，终究还是来了。小院内、大街上、公园里，处处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如缕缕春风，沁人心脾！

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桂花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喜爱，文人墨客更是留下了许多经典诗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暗淡轻黄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她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形象地表达了对桂花的喜爱。桂花自古以来就是高洁的象征，它不与春花争艳，不与夏荷竞秀，气味不像玫瑰那样浓烈，也不像茉莉那么清淡，而是一种恰到好处、心旷神怡的香气，让人无法忘怀。它像是旧时的梦，更像是未来的歌，让人在沉醉中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

是日，风和日丽，桂花飘香，我来到位于金牛山下的父母长眠之地，“空山寻桂树，折香思故人”。在这片静谧的山坡上，一百多棵桂花树挂满了像小星星般闪烁的花朵，有浅黄色的、乳白色的，还有金黄色的，在微风中散发出阵阵迷人的芳香，馥郁、香甜、淡雅、清新，使人心情舒畅，神清气爽。十年前母亲仙逝安息于此，我和父亲带人种上象征团圆和谐、品质高贵的桂花树，园子四周种上柏树，中间还有几棵香樟，

全是常青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代表着逝去的亲人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既寄托哀思也护佑后人安宁。六年后父亲追随母亲而去，在父亲去世三周年那天，我为

二老立起了用宝丰大博画制作的美观、精致又大气的墓碑。从此，这片枝繁叶茂的桂花林就成了我心中永恒的守望者，那满园飘香的桂花，以其高洁质朴之姿成了我怀念父母的最佳象征，更是对父母无尽怀念的寄托。每当金秋时节，桂花的芳香如同父母的爱，穿越时空，温暖着每一个思念的夜晚，这里的每一朵花都仿佛承载着父母的嘱托与期望。记忆中的父母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无论生活怎么艰辛，他们都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用辛勤的劳动化解一切困难。父亲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是家中最坚实的依靠，母亲那慈祥的目光则是我们心灵最温暖的港湾，他们的爱就像桂花虽不张扬却处处留香，言语不多却如花香般滋润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世界充满温暖与甜蜜！

站在父母墓前，望着二老的遗像，仿佛又听到他们的笑声，再看那满树的桂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与怀念。“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这些陪伴着父母的桂花树，以独有的方式延续着父母的精神：勤劳、纯朴、善良。它不仅仅是一种树、一朵花，更是一种情感的象征，这种情感深沉而真挚，将永远伴随着我，提醒我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光，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忘本、不浮躁，脚踏实地以行动传承父母的优良品质。

岁月如秋，桂花如诗。莫道花开无百日，留香千古韵悠长。每年桂花开时，我都会穿梭在这片桂花林间，此时，所有往事都会回到眼前。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着父母，而我是在香气四溢的桂花中，思念着父母。愿那满园的桂花永远绽放，愿父母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人间的温暖与怀念，子孙后代将带着你们的爱与教诲继续前行，像桂花一样在平凡中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以此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 名篇故事新观察

◇陈锋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双壁之一，人们往往在诗中所描写的唐明皇与杨贵妃那凄婉的爱情故事而击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杨贵妃的美艳动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明皇的念念不忘，尤其为人津津乐道。可是说到《长恨歌》里的爱情，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总觉得不合适。虽然香山居士按照“为尊者讳”的原则已经在诗歌中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进行了掩饰，可是深入分析时，总觉得事实，杨玉环确实是寿王的妃子。

当然，这不是个例，《诗经·新台》中也有相关记载。诗先写新台的华丽、色彩鲜艳，河水漫漫，滚滚奔流；新台“有泚”“有洒”，河水“弥弥”“浼浼”。一个漂亮的姑娘面对河边如此瑰丽壮观的景色自然会产生美妙的憧憬：“燕婉之求”，即她渴望嫁个一眉清目秀、转盼多情、目目传神、容貌俊俏的年轻人。然而，冷酷的现实打破了她的幻想，给她以沉重的一击，所求非所愿，所得极丑陋：蓬蓬“不鲜”“不珍”“得此戚施”。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的解释是：“此诗假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也就是说，《新台》写的是卫宣公在迎亲的路上修新台用以“截和”自己儿媳的丑事。

这事儿若发生在民间会被讥为“扒灰”。清代王有光《吴下谚联·扒灰》：“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随焚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

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喻。”又清代李元复《常谈从录》卷八：“俗以淫于子妇者为扒灰，盖为污媳之隐喻。膝媳音同，扒行灰上，则膝污也。”即便唐明皇、卫宣公是帝王，可这与百姓的认知有偏差，总是不美。

也许，封建社会中的达官贵人对这样的事儿早已见怪不怪了。《红楼梦》中贾府的老奴焦大有一通借酒发疯的泄愤：“每日偷狗戏鸡，爬灰（俗称扒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作为一名资深仆人，焦大一番“没天日的话”将那些藏着掖着的实情一股脑儿掀了出来，曝出了贾府的丑闻。这也从一个方面透露出这个封建大厦早已腐朽不堪，说不定哪天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了”。

其实，仔细想来，像《诗经·新台》《长恨歌》《红楼梦》这些名篇中所写卫宣公、唐明皇及贾府这样扒灰的事儿虽然不光彩，但是也是事出有因。不独在春秋时代，就是整个封建社会，男女青年没有恋爱自由，结婚不以爱情为基础，而以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先决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就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婚姻也是利益交换。“就是说，真正作怪的是‘权力’和‘金钱’”。这便可以解释卫宣公、唐明皇及贾府扒灰之类丑事儿为何能屡屡上演。包括那些发生在贪官腐败案中的权色交易也是一样的原因。

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让“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党性面前踢到钢板。如此这般，那些封建社会的污秽垃圾，才能真正被永远埋葬在历史中不再继续发酵腐蚀当代社会。